

越州升府用“兴元故事”考辨

朱国兵

提 要：绍兴元年，宋高宗在准备离开越州前往临安府时，将越州升为绍兴府。嘉泰《会稽志》所载越州升府之事是宋高宗效唐德宗“兴元故事”，今人研究也认为如此。其实，通过重新检讨不同史料、考察宋廷对唐德宗及“兴元故事”的态度以及追索所谓的用“兴元故事”的史源，便可知越州升府并非用“兴元故事”。

关键词：越州 升府 绍兴府 兴元故事 考辨

建炎四年（1130）四月，宋高宗躲过金人的搜山检海，再次驻蹕越州。绍兴元年（1131）十一月，高宗以“会稽漕运不继”^①为由，准备离开越州驻蹕临安府。宋高宗在决定离开越州之前，于绍兴元年十月己丑，将越州升格为绍兴府。关于升府的缘由，学界认为是宋高宗效法唐德宗“兴元故事”，升越州为绍兴府。论据是引用嘉泰《会稽志》陆游所作的序：“于是用唐幸梁州故事，升州为府，冠以纪元。”^②或嘉泰《会稽志》卷1《绍兴府》所载：“明年正月一日，改元绍兴，越州官吏军民僧道上表乞赐府额。昔唐德宗以兴元元年巡幸梁州，改梁州为兴元府。于是，朝廷用兴元故事，改越州为绍兴府。”^③

上述“兴元故事”指的是：唐德宗建中四年（783），泾原士卒兵变，哗变士兵攻陷长安，拥立朱泚为帝。唐德宗仓皇出逃奉天，叛军穷追不舍，德宗最终逃到梁州。在梁州期间，德宗后勤得到了保障，并且遥控指挥朝廷官员兴复长安。兴元元年（784）六月，德宗下诏：“以梁州为兴元府，南郑县为赤畿，官名品制视京兆、河南，百姓给复二年，见任官员加两阶，耆老与版授……”^④以示梁州的光复之功。其中认为越州升府为效“兴元故事”的学者，以陈桥驿为代表。他认为高宗是仿唐幸梁州故事，升州为府，冠以纪元。原因是高宗即位以来一直逃避金兵追击，从北向南到过许多城市，最后在越州转危为安。因此，对高宗和朝廷而言，越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。^⑤除陈桥驿外，周玥也认为越州升府属于特恩，其命名系“用兴元故事”^⑥。本文认为，越州升府并非效“兴元故事”，原因如下。

一 正史并未记载用“兴元故事”

上文业已论及前辈学者认为越州升府效“兴元故事”主要史料支撑是嘉泰《会稽志》所载之内容，尚未援引其他材料。是正史未记载此事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其实关于越州升为绍兴府一事，正史皆有记载，且来龙去脉颇为详细。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载：“（绍兴元年十月）己丑，升越州为绍兴府，以守臣陈汝锡有请也。”^⑦据此可知，越州升府系浙东安抚使陈汝锡奏请。

①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49，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，中华书局，2013年校点本，第1021页。

② 沈作宾修，施宿等纂：嘉泰《会稽志·序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7册，第6712页。

③ 沈作宾修，施宿等纂：嘉泰《会稽志》卷1《绍兴府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第7册，第6718页。

④ 《旧唐书》卷12《德宗纪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43页。

⑤ 参见车越乔、陈桥驿：《绍兴历史地理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6页。

⑥ 参见周玥：《传承、纪念与寄托：宋代府名浅析》，《东岳论坛》2016年第4期。

⑦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48，绍兴元年十月己丑，第1015页。

但是，检索陈汝锡所上奏疏，并未建议高宗用“兴元故事”。具体可见绍兴元年十月，陈汝锡《请易会稽府额奏》：“车驾驻蹕会稽，阅时滋久，它日法驾言还，恢复之功，必自越始。愿加惠此州，易一府额，锡之美名，以彰临幸之休。”^① 陈奏意为，高宗在越州驻蹕有些时日，他日回京，赏赐恢复之功，越州居首，所以请赐美名府额。虽然宋高宗驻越事迹类似于唐德宗幸梁，但陈汝锡并没有提及此事。之后绍兴二年（1132），张守除知绍兴府，其上任谢表曰：“眷怀帷幄之旧臣，荣畀股肱之近郡。矧是肇新府号，久驻蹕声。”^② 谢表中也未曾提及“兴元故事”。因此，本文再次认为越州以“恢复”之功升府不假，但前人称用“兴元故事”值得商榷。

二 宋廷对唐德宗及“兴元故事”的态度

单以正史未载用“兴元故事”来反驳前人所言，似乎有失偏颇。因为有可能是正史记载佚缺，或笔者尚未阅及其他正史材料。故有必要考察一下宋人对“兴元故事”的态度。倘若宋廷不屑唐德宗及“兴元故事”，那么在援引“故事”时定会将其“兴元故事”剔除。

“故事”对于宋朝的官僚士大夫来讲，是仅次于祖宗家法的存在。^③ 宋高宗一朝对“故事”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，最为典型的是孟太后诏书借“光武中兴、重耳尚在”等故事宣示高宗即位的合理性。宋高宗对“故事”的选用也特别注重，因为他肩负着中兴宋室的责任，故“惟汉光武可以为法”^④。通观整个高宗一朝，在君臣的议事与日常施政中，有关光武朝之往事前例，被反复论及和效仿，被尊为朝廷行政施事的典范。这成为南宋政治史上的突出现象。^⑤

宋高宗以汉光武帝为标杆，所附会的故事都应该有助于其政治宣传。而唐德宗泾原兵变、奉天之难、出逃梁州这一系列故事，在宋人语境里大都带着警世作用。宋人大多认为唐德宗之所以陷入如此地步，皆因其姑息藩镇，咎由自取，德宗其人也不值得君主效法。如徽宗时，议建中靖国改元：

当国者欲和调元祐、绍圣之人，故以“中”为名。伯雨言：“人才固不当分党与，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。盖君子易退，小人难退，二者并用，终于君子尽去，小人独留。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，建中乃其纪号，不可以不戒。”^⑥

在任伯雨眼里，鉴于德宗播迁之祸，年号都不应与其类似。又如高宗朝王庶时论：

李怀光助朱泚成奉天之乱，倚兵自固，德宗优容，迫于臣下之请，诛伐不行而宠增爵位。俄及大历，终身逃难，屡至危迫，止缘姑息蕃镇，昏默为治，频于困辱。此掠美避谤、执法不坚之效也。……伏望览汉唐四主之得失，察奸雄之情态，不可狎玩，以成咎悔。不胜幸甚！^⑦

① 徐松辑，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等校点：《宋会要辑稿》方輿6之22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9391页。

② 张守：《毗陵集》卷4《谢除知绍兴府到任表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台湾“商务印书馆”，1986年，第1127册，第712页。

③ 参见王瑞来：《宋朝如何运用“故事”》，《文汇报》2015年11月27日，第W15版。

④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13，绍兴七年八月丁酉，第2109页。

⑤ 参见何玉红：《中兴形象的构建——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17年第4期。

⑥ 《宋史》卷345《任伯雨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标点本，第10965页。

⑦ 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209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508页。

王庶认为唐德宗为了一己私美，纵容逆臣，姑息藩镇，最终导致了终身逃难。高宗应该吸取唐德宗的教训，懂得如何控制权臣。直到孝宗朝，时人对唐德宗的评价仍然是负面的。如洪迈评德宗“昏主弃功臣”：“朱泚据京都，德宗播迁奉天，李怀光继叛，李晟孤军坚壁，竟平大难，而德宗用张延赏之潜，讫罢其兵，且百端疑忌，至于鞅鞅以死。自古昏主不明，轻弃功臣如此，真可叹也！”^①可以说在宋士大夫的眼里，德宗有如此下场皆是咎由自取。宋士大夫认为宋高宗与德宗是截然不同的。如王庶所认为：“陛下聪明可以洞见，矧朝廷承列圣在天之德，四海讴吟之愿，何求而不可哉！”^②在宋廷及宋人的眼中，宋高宗幸越州是因金人的逼近不得已而为之；高宗受命于危难之间，肩负起中兴宋室的责任，绝不是德宗可以比拟的；而德宗所为是帝王的下限，如礼部侍郎黄中言：“陛下仁圣，岂不能如德宗之为哉？”^③

综上所述，宋高宗升越州为绍兴府，无论是高宗本人还是朝臣，是绝不会比附德宗“兴元故事”。再者地名冠以年号，在北宋就有迹可寻：宋太宗淳化四年（993）升耀州云阳黎国镇为县^④；宋真宗咸平五年（1002）置咸平县。^⑤既然祖宗有例可循，故宋高宗升绍兴府没有必要引德宗窘状故事来让自己难堪。

三 陆游的“恢复”情结

官方文书、正史皆未援引“兴元故事”。那么为什么陆游却在地方志作序时却要引德宗故事呢？主要原因是陆游的“恢复”情结，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，其中无不体现出恢复中原的期许。典型的也就是陆游告别人世时所作的《示儿》一诗，诗作中展现出了一个垂垂老者将死之际，始终不忘“北定中原”：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^⑥嘉泰元年（1201），陆游为嘉泰《会稽志》作序：“昔在夏禹，会诸侯于会稽。历三千岁，而我高宗皇帝御龙舟，横涛江，应天顺动，复禹之迹。驻蹕弥年，定中兴之业，群盗削平，强虏退遁。于是用唐幸梁州故事，升州为府，冠以纪元。”^⑦序中首先肯定高宗再造宋室，定中兴之业的功劳。陆游将越州升府比附唐德宗升梁州为兴元府，他目之所及的是唐德宗戡定逆贼，兴复唐朝的一面。虽然陆游为《会稽志》作序已距越州升府70年之久，但是他很有可能将光复中原的意愿寄托于“兴元故事”中。

此外，当时陆游所处年代为宋宁宗嘉泰、开禧年间。这正是韩侂胄极力主张北伐的年代。根据朱东润研究，陆游对韩侂胄北伐寄予厚望，所以此期间他的作品也都有体现出这种积极支持北伐的心态。^⑧例如《壮士吟次唐人韵》：“士厌贫贱思起家，富贵何在发已华。不如为国戍万里，大寒破肉风卷沙。誓捐一死报天子，兜鍪如箕铠如水。男儿堕地射四方，安能山栖效园绮！塞云漠漠黄河深，凉州新城高十寻。风餐露宿宁非苦，且试平生铁石心。”^⑨

在这首诗中陆游抒发了为国不惜牺牲生命的满腔壮志豪情。在他看来，富贵只是过眼烟云，

① 洪迈：《容斋随笔·五笔》卷1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校点本，第837页。

② 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209，第1509页。

③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99，绍兴三十二年己巳，第3912页。

④ 参见《宋史》卷87《地理三》，第2153页。

⑤ 参见《宋史》卷85《地理一》，第2107页。

⑥ 陆游：《剑南诗稿》卷85《示儿》，《陆游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1967页。

⑦ 沈作寅修，施宿等纂：《嘉泰会稽志·序》，第6712页。

⑧ 参见朱东润：《开禧北伐前后陆游的政治立场和他在作品中的表现》，《学术月刊》1957年第9期。

⑨ 陆游：《剑南诗稿》卷57《壮士吟次唐人韵》，《陆三游集》，第1386页。

不如为国戍边报效君王和国家。这才是志在四方的男儿应该做的事。所以在陆游的笔下越州升府系用“兴元故事”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清人吴荣光所作的《宋嘉泰会稽志序》倒是道出陆游用“兴元故事”的初衷：

宋嘉泰《会稽志》二十卷，典博详赡。盖自高宗建炎三年幸越州，升为绍兴府，为南宋股肱郡。施宿辈长于考核，又得陆游为之参订，故其书搜采无憾……窃惟高宗升绍兴府，用唐德宗幸梁升兴元故事，而德宗不数月归国，宋终于南渡。虽德宗时，叛军窃发，唐局未至大坏。宋则北路久为敌有，时势两不相侔。而兴元罪己一诏，推诚引咎，感动人心。李晟、浑瑊柄兵于外，事起仓卒，无为之掣肘者。宋南渡后，君臣相率苟安。以岳王忠勇，河北一役，全图响应，不旋踵而为奸桧构杀，复谁咎哉？^①

吴荣光认为宋高宗升绍兴府用唐德宗“兴元故事”，但高宗却未能如唐德宗一样能够归国，重返旧京，南宋至亡一直苟安于南方。可想而知此前陆游作序时寄托着的恢复中原的情感，即期待南宋朝廷能够如德宗一样不待时日，驱逐金人，收复故土。然而，南宋君臣相率苟安一方，力主抗金的岳飞也被冤杀，抗金只流于口号。

结 语

由上考可知绍兴元年将越州升为绍兴府并不是用“兴元故事”，而是陆游在为嘉泰《会稽志》作序时所比附的。原因之一是仅有嘉泰《会稽志》记载用“兴元故事”，正史并未记载，当时陈汝锡奏请升府的奏章只字不谈“兴元故事”，张守的谢表也未提及；原因之二是在宋廷及宋人对唐德宗及兴元故事的态度是不屑的，故不可能援引“兴元故事”；原因之三陆游在为嘉泰《会稽志》作序用“兴元故事”时，适逢韩侂胄北伐，且自身带有强烈家国情怀。

宋高宗将“绍兴”年号赐予越州升为绍兴府，正如“绍奕世之宏休，兴百年之丕绪”^②这一含义一样，希望自离开越州之后，其能够中兴祖业。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越州毗邻行在临安府，其地位犹如西京河南府之于开封府一样。绍兴元年四月，孟太后崩于越州行宫西殿。太后遗诰云：“权宜择地攒殡”^③，经过朝廷的多番讨论，绍兴元年六月，“权攒昭慈献烈皇后于会稽县之上皇村”^④。从孟太后攒于绍兴府，以及此后陆续葬入南宋帝后，绍兴府会稽县成了南宋陵域，也可以看出毗邻行在临安府的越州对南宋朝廷的重要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越州升为绍兴府也是实至名归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吴荣光：《石云山入集·文集》卷3，清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吴氏筠清馆刻本，第41页。

② 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144，第1045页。

③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43，绍兴元年四月庚辰，第928页。

④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45，绍兴元年六月壬午，第957页。